

馬氏文通

虛字卷之七

介字

凡虛字用以連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介字云者猶爲實字之介紹耳。夫名代諸字先乎動字者爲主
次。後乎動字者爲賓次。然而實字相關之義有出乎主賓兩次
之外者。泰西文字若希臘辣丁於主賓兩次之外更立四次以
盡實字相關之情變。故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
乃以介字濟其窮。文心雕龍有云之而於以者。劄句之舊體。劄
句也者。蓋以爲實字之介紹耳。

介字習見者曰之曰於曰以曰與曰爲共五字五字之用先所介者常也

之字之用七之一

之字訓爲代字訓爲動字已詳於前訓爲介字則不爲義故曰虛字經生家訓之字云言之間也

之字所間之言不一一以介於兩名字之間者兩名相續意有偏正偏者先而正者後偏正之間概介之字然未可泥也大抵以兩名字之奇偶爲取舍論次篇已縷陳之矣又以意之輕重爲之字之取舍者宣公三年穀梁傳云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是則之字加否卽爲辭緩急之別疏

釋以爲范氏所引別例其理迂誕而不盡然也若以緩急二字以解意之輕重似有可解之處

秦漢文虛字最少者莫若漢書漢書諸篇記事最長者莫若霍光傳傳文字約六千所用之字間於兩名者共計十二如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服斬緩無悲哀之心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諸句內所間之字皆爲意之所重刪之則不辭矣而諸

句用法與論次篇各例可互證也

二以介於靜字名字之間者

昭六年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聖哲明察等皆靜字之偶者而所附名字各皆單字故參之字以四之此例已見靜字篇數目靜字之爲分數者或母爲名而子爲數者如律歷志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八十一分日者母也四十三者子也間以之字又或母子俱爲數者如文公十八年云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二十與一母子皆數也亦間之字而不間者如什一萬一之類凡言分數之字加否皆已

散見於代字與靜字篇矣

三以介於代字名字之間者

秦楚之際月表序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若

斯者指示代字也亟字單故加之字以足焉又以德若彼用

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伯夷列傳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若斯之難兩句同並同上匈奴列傳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厲撫循交接賂遺威懷俯仰如此之備

也如彼如此後綴以之字皆以難備兩靜各爲單字故也刑

法志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繆論如此甚也

淮陰侯列傳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論語云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刑法志云有君若是其賢也所引四句與前同一句法而如此甚也如是甚也兩句不加之字若是其賢也若是其幾也兩句易以其字是則之其兩字之加否與文義無涉也賈誼傳云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此指示代字也後加之字不爲義猶曰此政此令云爾然且加之者所以四之耳此種句法罕見至其篇末有云此之不爲者之爲代字非此例也

四以介於名字動字之間者又別三式其一散動字用於偏次

而名字在正次者，率間之字以明之。

賈誼傳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門有記過之史，微

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記過者，動字及其止

詞也。宰名字也。中間之字，以明偏正之次。下句同解。趙后傳

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

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不然，空

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

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

引內諸句，以過誅意志事五字爲煞字者，皆此例也。諸句動
字用如名字，而正次名字，又皆隻字，故以之字四之也。此例

已詳於散動之爲偏次節矣。

其二凡讀於起詞坐動之間間以之字一若緩其辭氣者然又凡讀爲起詞爲止詞皆可間以之字讀無起詞而欲間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動所以爲之字可間之地也讀有所字先乎坐動者如間之字則不先坐動而先所字焉要之讀無之字者其常而有之字者必讀也非句也。

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大旱之望雲霓所以比之讀也。大旱起詞也望坐動也中間之字緩辭也比讀概以也字助之。又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也三讀三之字。

各以參於起詞坐動之間凡所爲比者與所以比者皆讀也。

而集成爲句蓋所爲比者之讀猶起詞也而所以比者之讀
表詞也猶若諸字用若斷詞所以決其可比之理又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爲言故之連辭
也故爲後之讀間以之字平原君列傳夫賢士之處世也譬
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兩比讀皆間之字宣十二以歲之
非時獻禽之末至敢獻諸從者兩讀言請獻之故間以之字
辭氣一宕衛將軍傳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吳
謂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兩讀亦言故也
匈奴傳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養生主始臣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

者兩引皆記時之讀也。至宣公十二年云，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成公二年云，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經生家皆謂所引傳語各節，首句皆間之字，而下以若字對之，故之與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詞坐動有之字爲間者，皆讀也。而凡讀挺接上文者，時有假設之意，不必以之字泥解爲若字也。非然者，書云，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又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爾家，凶於而國。凡讀有之字間者，皆有假設之

意而對句並無若字以爲互文也。則又何說。以上所引諸讀之有之字爲間者，皆非起詞與止詞之讀也。

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三代之得天下也，讀之爲起詞者，故間以之

字，且率以也字助之，所以跌宕其辭氣也。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讀之爲起詞者也。之先乎所定例也。又今天下溺矣，

夫子之不援，何也。夫子之不援，問句之起詞也。無也字爲助

者，辨辭欲其急也。又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百姓之謂我愛

也，乃宜字之起詞也。猶云百姓之謂我愛也，宜哉。又糾之圭

武丁未久也，又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懼

忤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紂之去武丁，亦起詞之讀也。後句猶云：且王者之不作，疏於此時者，未有也。故王者之不作五字，乃疏字之起詞，而疏於此時者，又有字之止詞也。下句倣此，三句皆無也。字爲助者，以述事之辭，欲其急也。孟子七篇，讀之助以也字者，不可勝數。蓋孟子之文，欲其疏暢故耳。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論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齊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任其鄙。李斯列傳彼賢人之用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張陳列傳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商君列傳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諸葛亮傳贊諸葛亮之爲相國也。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共引書七次。

其讀之爲起詞，各間之字而助以也字者，皆以記同時之事。

也。如鵬之水擊三千里，皆其徙南冥時之事也。餘可類推。大

宛傳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日者列傳此之爲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楚策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爾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六藝志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

也。所引諸讀，皆有之字爲間，而無也字爲助者，以全讀字義。

皆爲起詞，故直接坐動，無令助字相間，以緩辭氣也。東方朔

傳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耶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

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李斯列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駢布列傳：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賈誼傳：秦王之欲尊宗廟安子孫，與湯武同。所引諸讀，惟間之字，以讀之起詞，亦卽坐動之起詞，故不助也字，使辭氣較直捷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讀其起詞卽爲者字，而復冠以古字者，欲之字有可間之地也。至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四讀所間之字，皆先所字。

孟吾將闕良人之所之也，良人之所之也者，讀也，而爲闕之止詞，間以之字置先所字，助以也字，結句也。又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瞽瞍之非臣者，問字承讀也。不助也字者，非結句也。又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虞公之不可諫者，知字承讀也。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者，亦知字承讀也。兩讀皆問之字，而也字則一助一否者，解同上。又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兩讀皆有所字，而之字先焉。兩讀又皆爲止詞，而置先於句，一則爲賤之止詞，而復以之字重指者，所以偶賤字且正言也。一則爲識之止詞，而不復重指者，不狀識字已偶矣。又反言也。又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兩讀一爲起詞，一爲表詞，皆有之字先。

乎所字而兩讀之起詞各以今古二字代之所以爲間之字之地也夫如是僖公四年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秦策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燕策云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孔光傳云有所薦辟唯恐其人之聞知趙策云恣君之所使之管晏列傳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大宛列傳云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申韓列傳云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商君列傳云公與語不自知鄒之前於席也則陽云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